

贝玛,你不觉得我的故事和你的故事都缺点什么吗?天神造了天和地,造了人,造了一切,是吗?你不要急着点头。无论天神还是女神,他们又是谁造的呢?如果别的东西都是被造出来的,那么造它的东西又是谁造的呢?

为什么天神一定是谁造出来的,天神不可以原来就有吗?也许天神是与生俱来的。

这么说的话,别的东西也可以是与生俱来的呀,别的东西也没有必要一定是被造出来的。比如说,有了水,就自然有了水里的一切,水草、鱼、虾和蟹;有了大地,就自然有了庄稼、有了草原、有了森林,有了各种美丽的花。

或者你也可以说,是土地造就了它们,是水造就了它们,是天空造就了鸟类和昆虫。可是又是谁造就了土地、水和天空呢?我都被自己说糊涂了。

那你又为什么要问这些会让你糊涂的问题呢?它们跟你有什么关系?所以我说,这样的问题都是蠢问题。问蠢问题会让自己更蠢,会让自己变成糊涂虫。我就从来不问自己这么蠢的问题。

不对!不只是我在问,许多比我聪明的人也都在问。我早就听说,很久以来许许多多不一

两个不识字的智者

马原

样的外国人都问三个也许更蠢的问题——

我们从哪里来?

我们是谁?

我们往哪里去?

他们把这三个问题叫作终极追问。

他们那里的粮食一定很多,他们一定吃得太饱,撑得难受。他们一定不用做任何事情,闲得难受。他们一定太舒服了,舒服得难受。他们要没病找病,他们存心要难为自己。

你说得对,就是这么回事。

他们闲得难受,就去看天,数星星,他们管那叫星相学,叫天文学,叫天体物理学,叫宇宙学。

他们闲得难受,就去看海,就去听风,就去把看到的给他带来好心情的东西,用笔画出来,用音符排列出来,用文字记录下来。他们把那叫作美术、音乐和诗。他们说那都是艺术。

他们闲得难受,就去找所有

找不到答案的蠢问题为难自己。他们把那叫作哲学,叫作形而上。你说得太对了,他们就是吃饱了撑的,他们就是闲得难受,他们就是太舒服了、太无聊了,他们把为难自己折磨自己当成了乐儿。

智者之间。

可是你说的孙悟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?我知道你会说孙悟空不是人,是个猴子。你会说,那只是个故事,不是真的。

你怎么知道孙悟空不是人,

是猴子?

我听出了你的画外音,那是你想说又没说出口的。那应该不是你的故事,是别人的。

是汉人的。汉人跟我们不一样,他们的人物可以不是人,可以不是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?不用摇头,我知道你不知道。让我来告诉你,因为他们有文字,所以他们的历史比我们长久。我们的历史没那么久,所以我们的天神比他们少,我们有一

个天神就够了。他们有许多个天神,每一个阶段都会有那个阶段的天神,每一个领域都会有那个领域的天神,每一个地方都会有那个地方的天神。孙悟空就是一个天神。一个神是不需要阿妈借了阿爸的种生出来的。外国有个天神叫基督,基督有个阿妈叫玛利亚,大家都叫她圣母玛利亚。他的阿妈生基督,就不需要一个阿爸。阿妈玛利亚是奉了更大的天神的指令怀上基督的,更大的天神他们叫他上帝。

你说得我也糊涂了。天神只有一个,哪里来的大小之分啊?

道理我前面已经说了。只有一个,当然没有大小之分。不止一个的话,自然会有大小。不要说人,动物同样有大有小。大的强,小的弱,小的自然要让着大的。

我们布朗人不这么看。小的未必就弱,谁又能说跳蚤弱呢?谁又能说牛蝇就弱呢?牛那么大,只有被牛蝇吸血的份,面对牛蝇,那么大的牛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强者。跳蚤就更厉害了,天生就没有敌手。任何动物都是它的食物,都是它的手下败将,连人也不是它的对手。

“青春诗会”今年举办第40届。1980年6月号《诗刊》头条,发表我的组诗《那时我还是个孩子》。诗刊的责任编辑康志强给我打电话,说《诗刊》领导想找我谈谈。我第一次跨进了《诗刊》的门。当时主持工作的柯岩老师跟我谈的话,这也是我头一次见名人。我也没准备,她提的问题,对于我的回答,她好像也不太满意,后来康志强转告我,“年轻人还没开窍”,让我好好想想为啥写诗,邀请我参加青年诗人改稿班。就这样,我取得了青春诗会的人场券。首届青春诗会十七个人,在会前我一个也没见过,舒婷、顾城都很有名了。半个月的会期,让我有了许多良师益友,艾青、黄永玉、蔡其矫、袁可嘉等当面授课,让我终身受益。感谢邵燕祥老师,他看到了我参加青春诗会补交的叙事体小长诗《干妈》后,换下了原拟留用的诗稿。他从小长诗中选了六节,以“叙事组诗”《干妈》在“青春诗会专号”上发表,余下的三节《饲养室里的马列主义》《驮炭的毛驴走在山道上》《太阳与大地》,后以组诗《儿子》为题发表在第二年的《诗刊》上。《干妈》发表后第二年获中国作协首届全国诗歌奖,也算我的成名作。记录了我在延安插队时,与一对老农民夫妇在一孔土窑洞里,共同生活一年的真实剪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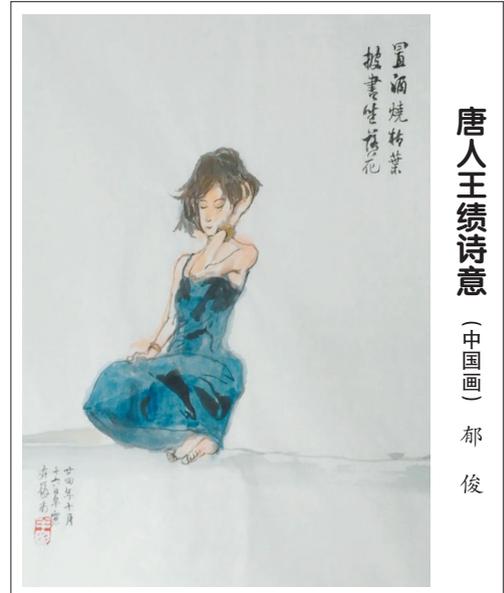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这首《干妈》,被诗界评论家常引用的一段话,是我在青春诗会上讨论发言说的三个点,1990年中国社科院期刊《文学评论》刘士杰长文《叶延滨论》开篇引用说,叶延滨说过他今后的努力方向就是:“在时代的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坐标点,在情感上找到与人民群众的相通点,在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。”说了要算数,回顾过去的四十四年,我一直坚持努力找寻人生坐标,读者相通,艺术探求,算是基本及格。

除了这首《干妈》,被诗界评论家常引用的一段话,是我在青春诗会上讨论发言说的三个点,1990年中国社科院期刊《文学评论》刘士杰长文《叶延滨论》开篇引用说,叶延滨说过他今后的努力方向就是:“在时代的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坐标点,在情感上找到与人民群众的相通点,在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。”说了要算数,回顾过去的四十四年,我一直坚持努力找寻人生坐标,读者相通,艺术探求,算是基本及格。

除了这首《干妈》,被诗界评论家常引用的一段话,是我在青春诗会上讨论发言说的三个点,1990年中国社科院期刊《文学评论》刘士杰长文《叶延滨论》开篇引用说,叶延滨说过他今后的努力方向就是:“在时代的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坐标点,在情感上找到与人民群众的相通点,在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。”说了要算数,回顾过去的四十四年,我一直坚持努力找寻人生坐标,读者相通,艺术探求,算是基本及格。

除了这首《干妈》,被诗界评论家常引用的一段话,是我在青春诗会上讨论发言说的三个点,1990年中国社科院期刊《文学评论》刘士杰长文《叶延滨论》开篇引用说,叶延滨说过他今后的努力方向就是:“在时代的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坐标点,在情感上找到与人民群众的相通点,在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。”说了要算数,回顾过去的四十四年,我一直坚持努力找寻人生坐标,读者相通,艺术探求,算是基本及格。

除了这首《干妈》,被诗界评论家常引用的一段话,是我在青春诗会上讨论发言说的三个点,1990年中国社科院期刊《文学评论》刘士杰长文《叶延滨论》开篇引用说,叶延滨说过他今后的努力方向就是:“在时代的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坐标点,在情感上找到与人民群众的相通点,在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。”说了要算数,回顾过去的四十四年,我一直坚持努力找寻人生坐标,读者相通,艺术探求,算是基本及格。



唐人王绩诗意图 (中国画) 郝俊

我家小院里有过两棵枣树,一粗一细,一老一小。小院的中部有间不到两平方米的厨房,还有间不过一平方米的厕所。老树从厨房之间的墙中长出歪斜的主干,高过一人后,分成两枝,如兄弟般向上长去。威风时的两枝,百米开外即能看见。小树依傍着老树,没有靠墙,直直地长了起来,没几年就比杯口粗了。枣树的生命力顽强,生长速度惊人。枣花开放时,我们兄妹仨谁都没多去注意它,那花儿,比米兰大不了多少,跟桂花差不多,不起眼儿,还弱不禁风,不会让我们想到枣花蜜。结出青枣时,也不惹人注意,只有那一颗颗

两棵枣树

蒋力

青枣长大了,朝东南的半边儿先红了,才勾起我们的馋虫。临近中秋,枣儿熟了,吃自家树上的枣,自家种的葡萄、玉米、辣椒,是比吃月饼还过瘾的事。树上长在低处的枣儿,早早就被我们用竹竿打了下来。把竹竿接长,我们再打高处的枣。更高处还有更红更大的枣,那该怎么办?丰弟和我,一个眼神的交流,就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:上树!

先登上枣树主干的最高处,屁股顶墙,搂住上面

的树枝,攀两步,就站到老树分枝那地方了。先上者侧身,后来者跟上,哥儿俩一左一右,颇有点哨兵的意思。让方妹把竹竿递上来,哥儿俩乱打一通,这是第一招。竹竿打不到的地方,我们自有办法,双手握住兄弟枝中的一枝,猛力摇晃。哇,枣落顿如倾盆雨,忙坏了在下面捡枣的方妹,一不留神,一颗大枣就砸在她后脑勺上了。真疼,也真呵。再去摇晃另一枝,又是一场枣雨。这是我们最初获得的丰收喜悦。

这个过程中的对手,是寄生在枣树上的一种绿毛毛虫,俗称“洋拉子”,如果被她蹭到皮肤,会立刻红肿起来,痒上好几天的。攀在树上,见到洋拉子还好办,扒拉开就是了。关键是还有那见不到的、高高在上的、随着我们



珠峰升高

邓伟志

“三极”的珠峰,是何等地英勇啊!看着无腿的英雄坐在台上的姿态,听着他的生动事迹,我深受感动。

一知半解的我,最近才知道近8849米高的珠峰其实每年都在升

高。其原因是珠峰附近的河水带走了地表上的杂物,被称作“河流袭夺”的这种自然现象使得周围地貌的重量在不断减轻。轻了,就容易地被地壳、地幔之力抬起来。科学家把珠峰的隆升称为“均衡反弹”。地球第三极不封顶,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。任何“之最”都是相对的,不是绝对的。

我与国际艺术节

许忠

乐总监。当今国内交响乐团的各路精英,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、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、上海爱乐乐团、苏州交响乐团、宁波交响乐团、深圳交响乐团、成都交响乐团、福州海峡交响乐团

为那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压轴项目之一,成为上海首次举办的国际性大型钢琴大赛。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,我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合作。2004年是中

法文化40年,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设立了“法国文化周”。其中,由国际著名法国繁盛古乐团带来的多媒体喜歌剧《游侠骑士》正是我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引进的。这部法国作曲家拉莫最后的歌剧作品,由法国巴黎夏特莱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联合制作,当年5月刚刚在巴黎完成首演,10月便在上海完成了它的海外首秀,成为国内首次引进的巴洛克歌剧。2015年,我又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共同策划了“北外滩景观歌剧院周”。同样作为“艺术天空”板块的重要内容,我们将舞台移至黄浦江边的景观水岸。由我本人担任指挥,意大利著名歌剧导演马克·卡尼蒂执导,意大利与中国

我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结缘是在2001年。开幕音乐会上,我演奏了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选段。而我创办的首届中国上海国际青年钢琴比赛也作

为那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压轴项目之一,成为上海首次举办的国际性大型钢琴大赛。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,我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合作。2004年是中

法文化40年,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设立了“法国文化周”。其中,由国际著名法国繁盛古乐团带来的多媒体喜歌剧《游侠骑士》正是我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引进的。这部法国作曲家拉莫最后的歌剧作品,由法国巴黎夏特莱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联合制作,当年5月刚刚在巴黎完成首演,10月便在上海完成了它的海外首秀,成为国内首次引进的巴洛克歌剧。2015年,我又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共同策划了“北外滩景观歌剧院周”。同样作为“艺术天空”板块的重要内容,我们将舞台移至黄浦江边的景观水岸。由我本人担任指挥,意大利著名歌剧导演马克·卡尼蒂执导,意大利与中国

上海两地歌唱家担任主唱,与上海国际青年管弦乐团、上海歌剧院合唱团、舞乐团,共同演绎了歌剧《茶花女》、“世界经典歌剧序曲专场音乐会”、“歌剧咏叹调精粹音乐会”等三场演出。“用艺术这门世界语言凝结心灵,沟通世界”,这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愿景,也是我认同、并一直在践行的。

如今,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已经成为荟萃世界艺术精品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全民共享平台。而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上海,以“亚洲演艺之都”为目标,上海,仍需要我们用好用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资源,挖掘时尚文化潜力,打造更多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,保持着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,站在高峰上与世界平等对话。

十日谈

我和艺术节 责编:朱光 吴南瑛

了。有那熟得太透的枣儿,落地就成了枣泥。有的蔫儿了,我们就把它留在窗台上。有的当即入口,哦,更甜了!但后来,家里添了,住房紧张,我们拆了老小两棵枣树,拆了厨房厕所,在原地盖了一间房。

一位后生跟我聊天,说到她上中学时读过“一棵是枣树,另一棵也是枣树”,认为这是鲁迅的矫情;后来读了,仍不明白好在哪儿。我立刻想起我家的枣树,想起我曾生活在一个有两棵枣树的小院里。我告诉她:鲁迅那样写,是有言外之意的;那篇文章,其实与枣树无关,也可以是别的树;这样的景致在北京一点都不稀奇,鲁迅第一个这样写,就成了鲁迅笔法,就会让你过目不忘;之后的人再这样写,就成了抄袭。这个句子,我喜欢,不仅因为我家院里有两棵枣树。

了。有那熟得太透的枣儿,落地就成了枣泥。有的蔫儿了,我们就把它留在窗台上。有的当即入口,哦,更甜了!但后来,家里添了,住房紧张,我们拆了老小两棵枣树,拆了厨房厕所,在原地盖了一间房。

一位后生跟我聊天,说到她上中学时读过“一棵是枣树,另一棵也是枣树”,认为这是鲁迅的矫情;后来读了,仍不明白好在哪儿。我立刻想起我家的枣树,想起我曾生活在一个有两棵枣树的小院里。我告诉她:鲁迅那样写,是有言外之意的;那篇文章,其实与枣树无关,也可以是别的树;这样的景致在北京一点都不稀奇,鲁迅第一个这样写,就成了鲁迅笔法,就会让你过目不忘;之后的人再这样写,就成了抄袭。这个句子,我喜欢,不仅因为我家院里有两棵枣树。

了。有那熟得太透的枣儿,落地就成了枣泥。有的蔫儿了,我们就把它留在窗台上。有的当即入口,哦,更甜了!但后来,家里添了,住房紧张,我们拆了老小两棵枣树,拆了厨房厕所,在原地盖了一间房。

我的『青春诗会』

叶延滨

笔墨消闲 (篆刻) 杨靖